

十九世纪中国风情画

民俗风情二百图

吴友如 著

庄子湾 编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十九世纪中国风情画

街巷奇闻百图

海国丛谈百图

海上百艳图

古今人物百图

古今百美图

古今谈丛二百图

名胜新闻百图

民俗风情二百图

走兽百图

花鸟二百图

民俗风情二百图

目 录

真情里程碑 颜新元	1
庸医龟鉴	3
卖大馒头	4
逆子沉井	5
严究蔑妻	6
惟口起羞	7
妒妇笑柄	8
吊有灵	9
男盗女娼	10
天道好还	11
鹰攫试卷	12
谁谓无羊	13
乐此不疲	14

贞男	15
谓他人母	16
天作之合	17
喜溢门楣	18
忖点	19
医不自医	20
盛暑披裘	21
灵爽式凭	22
得财丧子	23
魂恋花丛	24
陈平遇鬼	25
尸虫愈病	26
捕蛇伤臂	27

正能克邪	28
手谈扼喉	29
象戏酿命	30
棋癖	31
月缺重圆	32
故剑重逢	33
小夫妻	34
天生佳偶	35
强死为厉	36
死鬼作剧	37
以人殉物	38
九头鸟	39
八哥饶舌	40
闹房受刺	41
不受戒	42
正服色	43
吉凶同日	44
马政	45
姜尚受辱	46
石狮会	47
送瓜祝子	48
和尚破面	49
鬻子于神	50
大宴流丐	51
巫驱假鬼	52
龙灯祈雨	53
铁嘴破额	54
烧和尚	55
迁葬要求	56
冒称钟馗	57

火烧地狱	58
择婿拈阄	59
娇客受欺	60
称物平施	61
婢女见机	62
瞽子齐行	63
大送船	64
数罗汉	65
巫蛊败露	66
呼吁无灵	67
土地娶妇	68
大香烛	69
略述在理教事	70
听命于神	71
铜鼓驱疫	72
溺情背礼	73
二煞相逢	74
拽神检药	75
香闺结契	76
绊马脚	77
白刃可蹈	78
蛊毒遇救	79
抢魂落魄	80
信奉无常	81
建醮奇观	82
冥宅宏开	83
佞神露丑	84
牧猪奴戏	85
计破堪舆	86
酒券肇衅	87

状元瞎眼	88	和障	119
采青受挫	89	雷霆昭雪	120
烛龙戏水	90	玉貌涂煤	121
蟋蟀会	91	度道为僧	122
生菜会	92	乳媪辱主	123
磨子会	93	前倨后恭	124
泥佛骗人	94	抬洋笑柄	125
会赛翠冠	95	好梦难成	126
蟠桃会	96	瞎子打虎	127
攀辕无术	97	乱点鸳鸯	128
野居穴处	98	掩埋活佛	129
考校渡夫	99	焚香同烬	130
民教释疑	100	铸金象佛	131
朴作教刑	101	医生诈死	132
鬼犹求妇	102	割须求婚	133
妖巫杀人	103	现世受报	134
至诚感神	104	易钗而弁	135
明彻如神	105	甘为雌伏	136
邪术可畏	106	狎优酿命	137
媚灶获罪	107	当夥昧良	138
神符治病	108	孔武有力	139
生死无常	109	阿弥陀佛	140
杀奸自首	110	设局骗财	141
送媳游街	111	吃醋奇闻	142
硬着头皮上	112	牛尾燃火	143
闯马祸	113	无头人命	144
真骗子	114	水龙被焚	145
西妇殉节	115	自投罗网	146
诅咒恶报	116	僧妓共睹	147
驱逐劣医	117	谋财害命	148
枪上戒烟	118	花丛蠭贼	149

掌上珠沈	150
诱奸恶报	151
盗党就擒	152
攫钱酿命	153
误食鼠药	154
自相鱼肉	155
护花之木	156
道士打店	157
实命不犹	158
瞎闹一场	159
至死不变	160
富贵争锋	161
情魔遇骗	162
欢伯驯狮	163
真清水货	164
炮烙之刑	165
真勿得法	166
瞎子讨便宜上	167
瞎子讨便宜下	168
讹传火起	169
有吃有看	170
前倨后恭	171
桃僵李代	172
险葬花窟	173
白日飞升	174
偷私遇盗	175
竭泽而渔	176
珍禽翔集	177
我与《十九世纪中国风情画》	
的情缘 李智勇	178

本书原作源于宣统年间由王念慈先生选定、上海文瑞楼印刷的《吴友如画宝》。原书曾有王念慈、叶楚仓、龙丁居士和方遁先生等作序，因篇幅和排法所限，原序未收录。本套书书名和各分册部分书名为编者所加，对原作品内容、顺序和归属有稍许删节、调整和校正。

真情里程碑

颜新元

十九世纪，这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段。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响，几千年闭关的国门被迫打开，中华大地的田头地角、街头巷尾每天传递着令人忧虑或令人窃喜的传闻：外国人租住上海了；洋教堂里又闹事了；清政府又赔钱了；街上又有西洋镜了……，这个时候，国难当头的急迫感和一睹洋货为快的新鲜感使国民再也按捺不住他们浮动的性情，他们没有耐性去品尝自命清高的旧文人照老祖宗的腔调哼哼唧唧的无病呻吟，他们渴望听见新闻，渴望看见新鲜的场面，渴望有一本通俗的、图文并茂的画报让他们身临其境。

上海点石斋应运而生了。

受聘给点石斋画报作绘图新闻采访的就是本书的画家吴友如（?—1893）。

作为中国上下五千年来第一位用写实手法绘画从事采访的新闻画家，吴友如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有机会出入于朝廷上下、海关内外和城乡之间，有机会识破朝政机关、结识洋人洋货、目睹许许多多的奇人怪事、闻听许许多多的街巷传言。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清朝末代的中国画家，他最先接触由洋人引进的石版印刷和珂罗版印刷，并且在这些印刷品制作程序中领略照相机写实还原的快感。这些所得，是当时其他中国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

中国文人画家自古师本民族前人之法，几乎任何一位画家都要在先他几百年以上的时代里挑出一个名家来“师承”。师承

来，师承去，千年中国画离不开散点取景、平面造型。吴友如继承传统，但他同时把学习的目光朝横的方向投向国外，接受西方透视画法与光影造型手段。在吴友如画生活中人物、事件、走兽、花鸟的那些画中，明显地可以见出他娴熟地运用透视原理与光影立体描绘技法。历来的水纹是平行的波状线，他画的水纹却是由密集的排线组成的光感素描；历来的走兽、花鸟是在平面的轮廓里填笔墨，他画的走兽、花鸟却是从画面上凸现出来的立体。《传教奇闻》中，建筑面近高远低，地面方砖近宽远窄，人物群像近大远小……

中国文人画家自古玩的是高雅、飘逸、孤芳自赏，多数画家将自身形象定位在“但愿身居幽谷里，赤心长与白云游”一类的超凡脱俗的模式里，他们当了秀才骂秀才，苦求利禄而又声称鄙薄利禄，梅、兰、竹、菊画了千百年，很少有人想到去表现身边的老百姓关心的事件。吴友如深感于此，放下旧式文人的架子，抛开传统笔墨的局限，用热心与才智去大量描绘现实生活中的民俗风情和新闻事件。他以数以千计的画面去反映周遭平民百姓关注的新鲜事物和自己的新鲜见闻：中国大上海，女子以缝纫机做衣；美国旧金山，火车从树洞中通过；蒙古塞外，沙掩羊群；金陵城里，汉印出土；八月二十三日渔舟遇劫；粤东樵良登乡蛇潜树腹；南亚的食蚁兽身长四尺；英国的鹿狗身细腿高……。这些题材不可以玩出旧文人的“萧疏幽淡”，只能够反映人世间的百态千姿、贤愚冷暖。

中国画坛的山水画家、人物画家、花鸟画家历来各有所归，门类之间往往互不涉猎，到了清末，画种归宿，更是泾渭分明，文人圈子里甚至以触类旁通为画家之耻。偏偏吴友如无视种种跻身名流的戒律，山水、人物、花鸟、走兽无所不及，无所不能，八大山人的逸笔草草只作他故事里的背景，扬州八怪出名的成功路径在他看来也无须亦步亦趋。他甚至以他全然入俗的绘画心态与绝无仅有的绘画语言与他同时代的画界名流任熊、任薰、任伯年和吴昌硕之流远远地拉开距离。从吴友如的见多识广、博闻强记的才能，从他驾驭大场面的卓越的构图能力，从他对各种生活细节、对人物、禽兽动态和表情的生动刻画之本领，从他熟练自如地融会中西技法的水平，不难见出吴友如是个机敏、聪慧、通今博古的天才，倘若他想严守古法，玩一生寒山瘦石或十八描，想见他不会不是佼佼者，那样，也许今天的《中国绘画史》不致于视他为工匠之辈、甜俗之流而对他忽略不及。曾国藩意欲荐他朝廷官职，他不受，却终其生于绘画之事，而且以表现民俗风情为己任，显然，吴友如有他自己的追求。继点石斋之后，吴友如又独绘飞影阁画报，加入时装仕女之类，这使他的画题更趋“艳俗”入时。难怪鲁迅先生说，“《点石斋画报》是吴友如的主笔，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这画报的势力当时是很大的，流行各省，已成为希望了解‘时务’——那时就如现在之所谓‘新学’——的人的耳目”；它“影响到后来也实在利害”。

无独有偶，翻开西方现代艺术史，一些与吴友如同时代的西方画家正加盟世界性的现实主义思潮。杜米埃（1810—1897）关心的是巴黎生活中的一切小事，他的绘画完全根植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他向《漫画》和《喧哗》周刊提供近四千幅素描，这使他一举成名；被称为现实主义之父的库尔贝（1819—1877）寻求画面真实，主张用立体的绘画表面来“模拟普通日常生活

中伸手可得的那些平凡的东西”………。十九世纪西方现代艺术大师们的主张和作法与吴友如的追求和尝试显然是相通的。不管吴友如是否从洋人那里直接或间接地接触了西方现代艺术，西方现实主义思潮肯定是影响了吴友如的。从吴友如画作的选题，尤其许多有关洋人生活的画面中，不难看出他的选材角度、画面内容和构图形式感有颇多的“杜米埃”味和“库尔贝”味。当然，主要离不开中国清朝末期新旧交替的时代风味。

吴友如在画面中表现的那一种时有时无的立体空间感觉，那几笔在树干明暗交界处由浅至深的皴擦或排线，在今天看来也许算不得多大的创意，但是，在那个男人留长辫、女人着三寸金莲、画家玩逸笔草草动不动“上溯沈周”的时代，这样的尝试已经是怎样的离经叛道。尽管吴友如基于反映民俗真实的理由在记录当时流行的古装人物典故图式的时候，少见有明暗和透视新法，但他那不忌讳与民间画匠为伍的行为就够让当世和后世许多的画家、理论家瞠目结舌的了。

吴友如宽泛的绘画题材和独到的绘画技法忠实于他广博的生活空间和独到的生活体验，他的绘画形式和绘画风格与他所从事的画报新闻和照相制版相协调，当这些作品变成出版物后，这些作品作为出版物的独立价值使它们平添许多新意义。因此我说，吴友如的这些画是平平常常的、真的大作，是中国最早与世界艺术思潮合拍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中国画家一份去除了迂腐之气的自由精神的财产，是一个江南人士无所顾忌地伸张通俗与柔美的举世宣言，是一份科学切片式的民俗历史资料。尽管今天看来，吴友如的作品受旧时代的局限，但是仍然应当说，吴友如是中国新连环画形式的创始人，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继承人和挑战者，是一个了不起的民俗画家，一个不该被美术史忽视或轻视的里程碑。

1998年6月于长沙庄子湾书屋

庸

醫龜鑑

蘇郡某甲者習軒岐術號空君
鳳坊巷延之醫案值善而難善
貧病不顧也有事淮南王之生
業而設肆於華陽橋者因家
有病人請甲往診甲索英錢五
翼文錢一串作與金某告以艱
苦求減其值甲不許某不得已
如數奉之及開方後洞口連服三
劑何如甲拂然曰此種病證須
逐日換方豈可視同兒戲客惜
此區者至日某復持捲醫資招
之來及明日又如之而病畧無起
色因問以病得毋變遷否甲堅
謂不妨詎甲去後病發猝變集
列病死某知為甲所誤悔恨交并
思得甲而甘心馬鄰人患得患失
乃復延之未得至門甲見勢不佳
棄與欲遁某與某擁之曰以先
生高明索重資為能起先人而肉
白骨也今若此參之肉真豆食乎
惟先者貧無以贍己先生解衣之
先生之與亦暫借焚俾先者免
徒步之勞先者與孝子六届先生將
為之母令後人笑汝拙也甲大窘不
知所為幸某大怒出為調停對甲
出五十金以為棺槨費甲始得狼
狽而歸



賣大饅頭

饅頭二字不見經傳不知昉自何時惟六才子傳奇有句云將五千人作一頓饅頭餡是元時已有其名也滻城陳市安橋北境舊校場口月前新開德信園館兼售饅頭其所售饅頭碩大無用甲於他處一至午後戶外之屢常滿爭先恐後擁擠異常一日有一八齡幼孩手得枚頭錢數十文手持小籃一隻嬉戲而未意甚得也詎行至該園門首人多於喟將孩攔住欲進不得退不能孩大呼救命面色如灰幸有大力者携之而出送之回家不至斷送性命云噫一獨之味未嘗五尺之餉與蓋世之貪便宜貨而唯恐不及者其亦知所

殷鑒乎



逆子沉井

李嘗悲西郭海渡人習朱買臣
飲時之業每日入山樵採鬻之市
上輒以杖頭錢向爐頭覓醉性笨
鷺三杯入肚不知胡帝胡天人有
櫻其鋒者雖斧斲妻子作於
色鏡以拳不顧也今年天中節
其母端乞角黍蒲觴以應良辰
令序李聞懷暢飲玉山連頰通
有李姓族長來李一見即致灌
夫之罵座其母喝阻之李忿甚
將母髮髻揪住如宋萬之批仇
牧族長以為是可忍孰不可忍
呼族人執而縛之繫以長繩沉
之於井以恐嚇之蓋將置之死
地而後已也詎李在井底倔
強如故將兩足亂蹬繩遂中斷
迨用挽蒿鉤上則三魂六魄已
隨井底蛙去矣逆子下場梢
固宜如是



嚴究蔑妻

松江府華亭縣典

史妣某四川人先娶

同鄉某氏女為婦得

子早殤乃購一繼姬

為篷室連舉二子長

者年已弱冠聘某幕

友女客歲八月間為

之授室妣與妻公然

愛子婦參拜不復

齒大婦於人數婦

意不欲生逃之向干

意圖革命事為某

縣令夫人所聞遣女

僕招入署中慰以符

言與共飲食者半

月後某幕友憐其

困苦由縣署接至

家中以禮相待妣

又感於彼婦之口

飭差役數名來幕

友之不備也拘著

公服升堂領眾役

曰此婦奉吾家使

婢收房後並未生

育胆敢私逃不

法已極勸令書

明實供驅逐出

署大婦哭夫聲

盛輒不從她大怒

喝令鞭背數百掌

由省回郡聞之立

傳該無史入署大

加申斥妣自知

悖謬長跪不起

翼日太守奏

華亭萬色草

細加研詰提該

典史署差役答

責有差刻聞

太守尚須親

提集訊備文

申詳不禁

拭目俟之



惟口起羞

婦有長舌
惟厲之階若
沈靜寡言置
舌劍唇鎗於不

周則鄰里相安勃

穎弗作尚有貽人

以笑柄者鮮矣蘇

州嚴衛前甲婦與

乙婦比屋而居晨夕

過從時々交譖甲與乙

不能禁也一日兩婦因

細故口角針鋒相刺各

不能平諾許多時幾

至用武種旁人竭力解

勸始憚之而散翌晨甲

婦手持銅鉗住老虎

灶買湖水徑過乙婦

之門乙婦偕二女突出

拉之入室併力充駁既

而母女三人將甲婦揪

倒在地褫其衣服出

并州快剪刀向私雲

亂剪直至刀竭聲撕

殆雇人算婦甲詢悉情

由不覺怒從心起糾集

多人與師河罪後經地

甲等禍停罰令

乙婦修造嚴衛前柵門柵

柵玉甲婦傷寒則今甲自

行醫治云



妬婦笑柄

京師果子巷有

金部郎某每散

納妾歸為某掃墓

氏將梗而止一日金部謂其婦

曰汝屢阻我娶妾入門我已另

營外室故數日不歸也某氏信

之暗鈔家人查訪許以賞賜聞

數日家人回告探得庚太現在

大荔會館居住某氏即命家

人引導典師問罪及到該處見

門首所標官銜姓氏不認竟下

車直進上房見某娘太正在

梳頭出其不意揪住殴打並毀

器具某娘無端受辱致問緣由

某氏謂我乃正室太汝尚不知

耶某娘茫然謂既深太到此

且請息怒俟主人回來再作計較迨

某娘之主人歸來向之泣訴請前據

君言空空已逝何以今日忽來將妾

殴辱現在上房等候該主人角言

不解遂至土房是面不相識因

向來意曰拙夫乃某人係金部郎

官該主人始知萬家年號也某氏

甚密自認錯悞飲杯謝罪空在

作側室也某氏失色倉黃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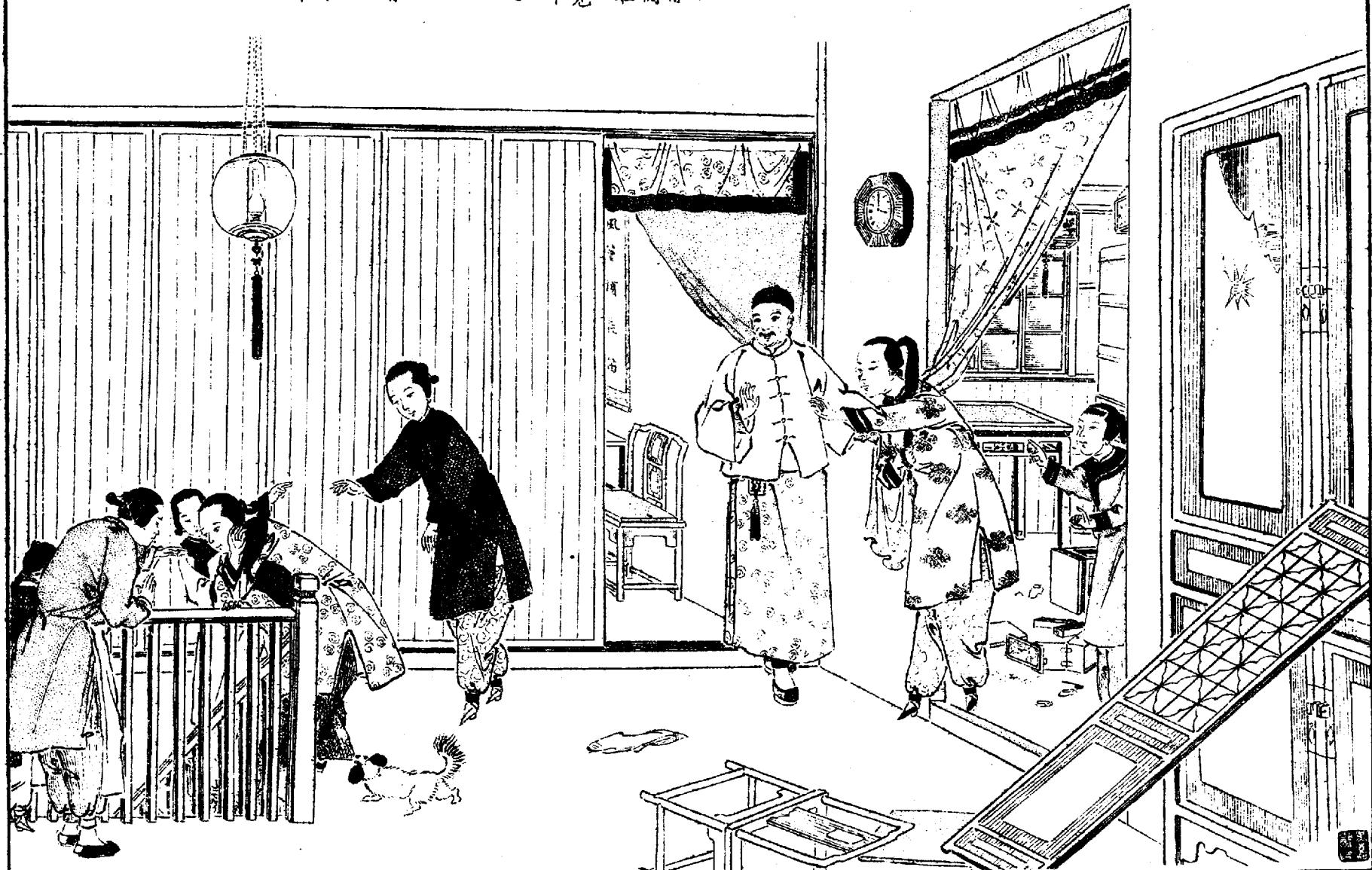
聞某主人將某金部係屬同壁

同年同司以致鑄成此錯也

故事後亦未深究而都中已

感傳其事以為笑談云

卷之二



吊有靈

騙術北京師為
最多以東師
為最奇誠有想
入非者九月中
有匪徒假冒許大同

馬之名捏稱其嫂夫
人仙遊擇於初三四

日在宣武門外廣惠寺蓋
林間平刷印訣聞遍訣於
寅鄉牛誼及各科門生靈

並延陪祭知客管帳等皆
似官途中人場面潤澤體

制堂皇旁觀者固與從知
其為假冒也至初四有某
邸特備挽幛一軒祭席一
桌真儀八金遣人直達許
之府第門政見此禮物深為
駭異送神者以在廣惠寺廟宇
等情告廟人轉稟於大司馬
館人往探果有其事因赴西
城坊控告拘拿廟宇等公差起
獲金善移放由坊解城訊
究各犯供認不諱惟

刻下人怨未齊暫行
管押謹須盡法

機亦也

題二



男盜女娼

吳稚仙蘇
州名妓也
工游善媚
傾動一時

秋月春風等閒度
去嗣以年華老大
車馬傾迷植得

錢樹數株藉傳衣鉢蓬

飄萍繫浪逐江湖一葉扁

舟不啻漢家金屋也上月

某日過新墅鎮而繫覽馬

聞花野草招引狂蜂忽來

狎客五六人一曲笙歌錦纏

無冀吳以為此必豪商巨賈

使慣大錢者遂極意承迎

使慣大錢者遂極意承迎

使慣大錢者遂極意承迎

使慣大錢者遂極意承迎

使慣大錢者遂極意承迎

使慣大錢者遂極意承迎

使慣大錢者遂極意承迎

使慣大錢者遂極意承迎

使慣大錢者遂極意承迎



天
道籽還

有地名五區頭者
離金山之沫涇鎮
數里而遙木橋一道
年久失修半就傾圮
鄉人以茅竹橫亘其間
藉作中流砥柱雨霖日
炎摧折堪虞前月某日
夕陽欲墜皓月未升有
某乙者大衍年華精力
尚健不于而來拾級以上
自以為小橋低跨履險
如夷詠步至中央危木
忽墮乙亦隨之而墮
所繫茅竹不圖巧為
屬階穿入乙之設道呼
號終夜絕少行人丙之
援手達旦後治有某丙
遇此見而慨然愛莫能
助乃奔赴其家經其子
歸倩匠役來將竹鋸
銜昇返里門復延傷
科敷以刀圭用力捋
斷竹拔出血流漂杵
閏二日而斃有知者
謂髮逆枚平時曾
以木梢插金甲臂中
而深其資令若
茅竹給休報也
天道籽還信然



鷹

考試卷子由官給費
鈐以閑防所以杜弊竇
防更替也鄉會試卷先
期由考生親填籍貫履
歷於卷首而後交納謂
之納卷納卷後由官彌
封鈐印及點名入場方始
發給考生一經遺失再
難補拾故各考生於接卷
後必以卷夾袋以卷裝懸
諸胷前跬步不離以昭
慎重乃今年辛卯正科江
南場中狀元新號有某旗
生於勝正首歲後不知以
何將杯中之茶潰翻卷
上一時驚惶失措遂將
卷子貼諸矮屋之上適一
鷹振翅而過攝至空中
幾如縛鳥之臨風飛舞
既而四五鷹互相爭奪
將卷撕破入如湖山雁
信忽從天末飛來生
號哭不已求監臨官
補給監聽向無是
例不允所求出場後
生氣鬱而不舒致
喜獵故有是報者
安得獲是鷹而

